

胡展堂先生
最近言論集

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宣

目次

- 一，謠言的由來與國民應有的態度
- 二，免除糾紛與進行建設之途徑
- 三，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
- 四，本黨同志應以主義與感情爲結合
- 五，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
- 六，對武漢事件同志應有的反省
- 七，意志統一與行動統一

謠言的由來與國民應有的態度

二月二十五日在立法院紀念週之演詞

各位同志：這兩個禮拜以來，外間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無聊的謠言，在我們看來，有許多也太滑稽了！我們研究謠言之所由來，固然因為編遣會議大會以後，幾位軍事領袖或休息，或公幹，暫時離開一下首都，造謠家便尋着新的材料，但是這個還是臨時的原因，至於向來謠言的流行，實在因為它有一個經常的發源地，上海。上海有什麼人造謠呢？這是不待明言，大家都知道的。說起造謠言的人來，原有好幾種。一種是反動派，根本站在本黨和國家利益的反面；假如他們本來是同志的，既經如此造謠，不顧一切，那一定也離開了黨的地位和國民的地位很遠了。還有一種是共產黨。共產黨，本來與國民黨對敵的，凡是不利於國民黨的行動，都是他們所爲的，造謠當然也是他們的必要行動了。此外還有一種投機者。投機者的造謠，又有種種不同：專門做政治投機的人，如從前的政客是，他們終日東奔西跑，專門尋找政治以上足給他們利用去營私的機會；假使

到處都找不到，他們便要想法造謠，捕風捉影，無事生波，然後機會才能來。社會上自來又有一種專做投機事業的人，竟以造謠爲副業。廣東人無論在甚麼買賣中，都有所謂『好友』和『淡友』的名目。買戶希望物價低，便是『淡友』；賣戶希望物價高，便是『好友』。淡友好友的利害不同，各自爲謀，便各造對方的謠言，以遂所欲，從不顧及市面的大局的。各國交易所中做各種證券或金子買空賣空的都靠玩這一套把戲去獲利。社會上人心越不安定，越引起市場上物價的不穩，這班人越得法。所以他們老實不客氣的以造謠爲副業，認爲發財必要的一種手段。除掉上面三種造謠者以外，還有一種帝國主義的報紙，也是極大的謠言製造所。他們一直站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相反地位，近來看見國民革命的事業一天一天的有了長足進展，使他們的期望着着落空了，他們不覺十分躊躇起來，便想盡方法阻止國民革命的建設工作。他們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局不十分鞏固，在行政設施上生出許多障礙來，然後所有的革命成績，或者會毀滅於一旦，而他們在中國侵略所得的特權可以延長下去，所以他們便努力造謠了。平常我們只感覺共產黨破壞國民

黨的唯一辦法是大造謠言，挑撥離間，而不知他們這一套實在是從帝國主義者方面學來的。帝國主義者之工于造謠，歷史上早已有了顯着的例子了。拿破崙和路易十四等野心家對於當時歐洲各國所用的外交策略，大抵是利用造謠生事，先掀起別國的政潮，然後再憑自己的力量，加以操縱壓迫，而得到他們自己的成功。在共產黨所用的許多手段中，原極重視陰謀權詐的；他們事業的目的，又早與帝國主義者沆瀣一氣，那麼對於他們帝國主義者的老前輩所用的這種歷有成功的造謠手段，又如何會不盡量的採用呢？所以說起帝國主義者的造謠來，真算得是老牌而且專家，他們造謠手段以上所舉的三種人都厲害得多。以上三種人所造謠的，終不過是片斷的單簡的幾句話，幾件事而已，只好欺欺愚民，稍有知識的人都能看穿的。至於帝國主義者造謠。却高明極了，差不多都有大規模，大計劃的。他們所造謠的，務求逼真，酷肖，令人極易相信，而極難識破，首尾輕重，埋伏照應，面面顧到，成爲一種極好的系統與組織。每一個製造成熟可以出貨的謠言，一經批露出來，總是源源本本，如數家珍，接連在新聞紙上登載幾天。有些人祇

懂得日文或英文，而不大懂得中文的，看這種新聞便信以爲真，十分惶惑起來；同時又向那不能看外國報紙的國人宣傳開去。一般人的恆情，凡是消息由我傳來，不無自矜創獲，當那口講指畫，十分高興的，對於事情的輕重虛實，已有了不少的增飾，自己還不覺得，但是聽的人因此却六神無主播以爲大禍真要臨頭了。我國人很多好奇而不務正的，最喜歡聽謠言，並且千方百計的去尋覓謠言來聽。一般人知識淺陋的多，又最容易接受謠言；而責任心又極其淡薄，所以又最容易擴大謠言。還有人具着一種洋迷的心理，覺得外國人的東西都是好的，真是非從來看爲另一問題，所以外國報紙上的消息，無不認以爲真。即使人看了這種謠言，明白它是帝國主義者的奸計，不相信它，但是既經知道它，心上總不免受他一些惡劣的影響。至於因此憤激，起而闢謠，那是國人極少的舉動。凡此種種國民性，國民心理，帝國主義者早已識透我們的了，所以要向我們全國散播謠言，祇在他們自家報紙上按時投一個石子，我國人的心理浮動得和水一樣，禁不起小小的一下投擊，漩紋的擴大，自然會普遍到全水面的。於是我國人多以爲外國報紙

上是有特殊而且真實的新聞的，對於自家政府甚且懷疑起來，而帝國主義者造謠的事業，乃大功告成了。

造謠言一方面的情形既如上述，現在把聽謠言一方面的情形再來補充一點。大凡肯於聽信謠言的人，不外兩種；一種本來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的人，他們樂聞那一類謠言，並且盼望它趕快成爲事實，可以不用多說；此外還有一種是普通人的聽信謠言，分析下來又有兩種原因：第一是由於大家從前在專制政治之下，過得太久了，當局者的內闕，政治的惡化，種種都是慣常的事。事實經驗既多，對於它的恨惡因而日甚，心理上便不覺常有一種反動發出來。在聽見這類謠言以後，總以爲昏亂的政象之中，這類消息會真的，未必是謠言。他們一經回憶往事，便不由自主已不相信起來。加以從前的政治上什麼事情都不公開，不許一般人了解，因此大家對於政府的事情都不明真相，謠言也就更多，而一般人也就容易相信了。自從滿洲時代起，經過袁世凱時代，以及後來的軍閥時代都是如此，簡直養成人民對於政治當局的十分輕蔑的心，有甚麼謠言，大家都認爲是

當然的，並無足怪；直到現在，這種反動的心理仍舊盤踞在社會的普通觀念之中，所以一般社會仍舊容易接受謠言。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在過去的幾年之中，僅以武力掃除了國民革命的最著的障礙而已，至於國內應有的一切建設截至現在，才有點頭緒罷了，還沒有具體的成績可以給人民看見，並且他們的生活雖然脫離了軍閥時代的紛擾與剝削，可是保障他們生命財產自由的東西，究在那裏；至今還沒有明明白白的給與他們，所謂人心還是究虛的，不能安定而實在，所以謠言得以乘虛而入。假如將同樣的謠言足以教中國各地居民相信驚怕的，搬到倫敦紐約去散布，那裏居民的生命財產自由保障早已穩固了，難道他們也會作同樣的相信，而表露出同樣的驚惶來嗎？當然是絕不會的了。總之在：國民革命中，我們已有的工作還淺，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仰才有點萌芽而已，敵不過外界不斷的騙惑，和自家多年養成的搖動或反動的心理，所以大家對於一切謠言，仍然容易相信。

古人說：『流言止於知者』。所謂『知者』的『知』不祇是讀書明理，對於一切事情有較深

較真的觀察而已，除此以外還有心理上對於所知的一種堅決信仰，無論如何不爲外界所動搖；兼有了這個然後才算得是『真知』，才算得是『知者』。但這種堅決的自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得的東西。因爲謠言不盡是隨生隨滅的，往往有再接再厲。越造越像，教聽者有不得不信它之勢的，雖自信力很強的人，遇這種謠言，也難於維持他的自信了。譬如有人告訴曾參的母親，說是曾參殺了人，他母親知道他是循循矩矩的人，斷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便不去信它；第二個人再去告訴他，他仍不信？但是禁不起第三個人又來了，仍告訴他同樣的話，他便不能自信，只好投杼而走了。這個故事很夠證明謠言的厲害。又如古語所謂一個人說市上有老虎人家也許不信，以爲他是說謊，兩個人說市上有老虎，大家還不信，若有三個人異口同聲的說市上有老虎，那聽者便不能不驚恐了，這就叫做『三人成市虎』。不過當日所謂『市』，究竟是個什麼景象，我們現在不能懸揣明確，或者是很荒涼的，或者接近山谷的，都不一定，如果像現在的廣州市，那不但三人不能成市虎，便是千百人也決計成不了。假使有人說廣州雙門底永漢路上出現了老虎，

只要是本地人，或熟悉本地情形的人是絕不會相信的；如果真有老虎，那一定也是抬到先施公司或甚麼遊戲場去供人觀看的押中之虎，或動物標本而已，那又何用驚怕呢？於此可見凡是熟悉情形的人，就是有真知的人，雖在悠悠衆口之下，也不會輕易動搖他的自信心，普通人如果知識充分，見解明晰，遇事認識真切，謠言又何所施其技呢？

前幾天，我們接到好多電報，探問近來外間的種種謠言，究竟是怎樣一會事，真相到底如何，我們自然一一予以明白答復，但是有的固然一經答復，便渙然冰釋，而有的仍以爲其中別有隱情必有不可告人的內幕，仍舊猜疑不已。這種人心理一定很複雜，不是以上所述任何一個單純的原因所能說明，那我們也無法再用言語去解釋。到他們相信，只好待事實來證明一切了。不過謠言來因去果，究竟如何，大家不可以不明白，所以兄弟今天就所知的特地報告一下。

目前政治最大的事，誰都知道是外交，軍事，和財政，關於軍事方面，自從編遣大會成立以來，不用說已在著著進行，建設起真正的軍隊了。外交方面已着手把從前不平等

的條約，逐一更換，一切有進無退，以期早日爭得國際上自由平等的地位。財政方面，最近已經成立財政委員會，總要把軍事時期一切不合法的，沒有條理的財政，整理起來，建設一個很公平很合法的財政制度，而確定一個很適當的預算。凡此種種，在政府確定都在努力之中，不過在我們久經患難的人民方面，不免望治太殷，恨不得國家的一切趕快建設起來或者仍舊疑惑政府遲緩不前。兄弟以爲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這種心理在國民不一定要有，而在黨員或政府中人，負着政治上責任的人，都不能不有。換句話說：凡是當事的人責已應該重而周；旁觀的人責人不妨寬恕一些。因爲負責的人如果能常常自己感到不滿，一切才不至於停頓保守，或漸漸的腐化下去；至於不直接負責的人，對於負責的人應該有相當的信託心，然後受託者才能放手辦事，而得到事情相當的效果，如果刻刻的吹求疵，那就糟了！大家應該切實認清，現在的政府絕對不是軍閥政府。或官僚政府，乃是爲國爲民的國民黨政府，我們應該相信它是絕不糊塗，絕不保守，絕非不想建設，不想進步的政府，因此我們不能向它作不負責任的要求，和不合情勢的催逼

。如此大家原諒，同心合作，政治才能一步一步有條有理的進行。在望治太般的人，凡事都想一步做到，但是有許多事情斷不能如此的，尤其是革命的事，並非完全用魯莽滅裂的手段就可以達到最後的目的的。假假大家盡向表面上去攪，以為革命可以成功得快些，那未免太笑話了！革命是根本改革的事業，凡百不澈底的改革，都說不上是革命。兄弟以前再三說過：譬如俄國的經濟革命，一九一七年採取很迅速的手段，以為一下子就可以成功了，那知因此國內反而弄得不成景象，簡直大不如前，只好又退回去。如此他們在革命的理論上覺得實在談不過去，便造出一種新奇的理論來，說『革命的事業必須進三步退兩步。』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事情如果真須進三步退兩步，何如一步一步的進好呢？『欲速則不達』是極淺的道理，革命者豈可連這個都不懂嗎？兄弟前次紀念週中，曾經報告過：戲台上的演員離開藝術而只管演得熱鬧，目的祇是博一般觀眾的叫好而已。在不會看戲的人，只能賞鑑全武行，假使能夠用真刀真槍大殺一場，那就格外贊成，格外叫好；倘是清歌曼舞，或作細膩的表情，高深的寓意，便覺得厭煩乏味。的確，

我們在小的時候，沒有了解戲劇的意義，坐在戲園裏，祇知道看熱鬧，那裏知道要賞鑑什麼清歌曼舞種種呢？現在一般國民不少是中了幼稚的看戲者的毛病，我們不能不原諒他們，同時也不能不喚醒他們。演戲者固然是專門負着藝術的使命去演，但是看戲者同時也要抱着欣賞藝術的目的來看，彼此供求相應，然後演的人才越演越得勁，看的人才越看越高興，而戲劇這回事，才算得是有意義的。這層意思，兄弟上次報告中，已經詳細說過了。我們的政治工作，在國民裏面，不能過着多數的知音，有時很感到煩悶，但是一轉念即覺不必如此了，因為現在是訓時期，國民的一切，正待我們去指導，只要我們遵守總理的遺教，切實担负起訓政的責任，國民方面的情形，如聽信讒言，責望過切，貪圖表面，種種幼稚病是不難痊癒的。

自來在位負責的人，易近腐化；不在位不負責的人，又易近惡化，這兩種無論在心理上或事實上，都應該大大的改正。據上文所說，負責的人凡事要存心急進，不可懈怠，不負責的人却不要不顧事實，亂下批評；不過大家還要知道：在建設時期，越是負

責辦事的人，越易被旁人感覺爲不肯急進，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因爲他既越負責任，便越知道有許多事情不能馬馬虎虎，魯莽滅裂的幹，同時又受環境的限制，往往不能從心所欲，該進兩步的事實上祇進着一步，局外人不能盡知底細，自然易覺不滿了。但是要辦到這種人究竟是真正負責去幹，抑或託辭推諉，也容易得很，成績的快慢，且不去管他，只要看他對於事情，是否遵守主義，是否定有計劃，是否時時同環境奮鬥，而有真正的革命精神，「譬如辦理地方自治，是今後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這件事能否馬上辦得好呢？當然不能。既然不能馬上辦好，那麼對於地方自治的障礙，一定要先加以剷除。這些障礙，不是貪官污吏，實是土豪劣紳，他們在地方上都有相當的勢力，是不易剷除的，那末當事人就得不得和他們奮鬥。凡因爲這些剷除與奮鬥等等手續，而地方自治；一時不能完成的，不能算不急進；但是負責進行的人，如果不願與貪污土劣奮鬥，而但以環境惡劣，社會不良種種爲辭，一切停頓起來，或採取與貪污土劣妥協的辦法，做點不徹底的似是而非的地方自治，那就是腐化了！所以我們對於一切担任工作的人，能

急進不能急進，負責不負責，幹得好幹不好，都不妨照這樣去辨別一下不可隨隨便便的皂白不分。

我們在建設期中，還有一條總理的遺訓，應該刻刻不忘的，總理說『今後革命不但用於破壞，尤當用於建設』。這個道理，至今還有許多人還不懂，以為革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又有人或者說：『到了建設的時候，就用不到革命的精神了』。這兩種說法，純是奇談，如果只要破壞而不要建設，革命到底爲的什麼？而且建設的大業，爲何一定要託給革命者辦，而不宜託給非革命者呢！正因為革命者是能破壞的。建設之中，必有種種障礙，建設者能一一予以破壞，然接建設才能澈底；如果一到建設，便諱言革命，那還有能有什麼好的建設出來呢？上面所引的兩句遺訓，是總理在民國十三年演講時所說的。那時廣州四面，統是軍閥，從那裏打出去，且沒有辦法。既然連破壞尙無辦法，何論建設！但是總理眼光與人不同，他致力革命四十年，就存心建設四十年，所以不論什麼革命的時候，他總有指示建設的話。我們現在既已到了正式建設的時期，反能忘了

建設，或忘了革命嗎，我們唯有記着『革命精神，尤當用之於建設』的遺訓拚命的幹去，將我們以前軍事時期中所有的破壞精神，保存起來。換言之，就是革命精神一點不要減少，完全用去辦理建設事業。能夠這樣，然後人民的要求，才能逐步的達到，那些以造謠爲副業，以破壞國民革命爲專職的人，才不至於得着多大的效能，而我們也才能在所謂最短期間以內，實現總理遺囑的一切。

免除糾紛與進行建設之途徑

三月十一日在中央紀念週演講

各位同志：大家都知道，近來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情要舉行了，就是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關於這次大會的意義，蔣委員戴委員和兄弟以前已經報告過許多，最近中央黨部宣傳部頒發慶祝這次大會的宣傳大綱，其中第二項說明大會的重大使命，消極方面有兩項，（一）清除共產黨的遺毒（二）檢閱過去工作，積極方面有四項，（一），統一革命理論，（二），樹立訓政基礎，（三），規劃建設大計，（四），產生健全中央，這個大綱的

確是根據于本黨革命的歷史主義和政策而訂的，正是全黨的意旨，與全國的要求，大家應該十分注意，兄弟現在便就這大綱裏所指出的消極與積極兩方面的意義，來和大家討論『怎樣免除一切的糾紛？和怎樣進行一切的建設？』

我們要免除一切的糾紛，只有一條路——統一，兄弟久已說過，統一的意義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等的統一，尤其要緊的，是在全國思想的統一，有了統一的思想作主宰，方能得到行動上的統一，有了一切行動的統一，所以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的統一，自然悉如吾人所期，現在第一步先說意志的統一，那篇大綱中有一段說，「共黨黨員雖不能公開活動，然共黨所遺留的謬誤理論，與惡劣方法，還繼續着有迷亂搖惑本黨同志的魔力，實爲本黨黨員糾紛的癥結之所在，」這段話很爲中肯，說起本黨的理論，被共產黨曲解附會，或掩蔽混亂起來，爲時已久，不自今日始了，自從中國共產黨徒加入本黨以後，本黨黨員建于三民主義的理論，便開始懷疑起來，甚且以爲三民主義祇可以放在某種主義之下，供相當採擇補充而已，如果單獨運用它去革命，恐怕要嫌不夠，我們同志有這類